

第3章 北海文明姘紫嫣红：因交流而交往而互鉴

马海德的目光不止一次关注这座半岛

在中国，马海德的名字曾经家喻户晓。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纽约州的马海德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第一方面军总部医师、中央军委卫生部医药顾问。1950年6月24日，经当时的内务部批准成为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美国人。

马海德任卫生部顾问，主要从事性病和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当年，他的目光曾不止一次关注北海半岛，关注北海普仁医院、关注北海普仁麻风医院最后一任院长林怡贤。

医者同心

林怡贤是广东省普宁人。1914年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1942年从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先后在湖南耒阳、广西梧州、桂林等省立医院、贵州花溪医院行医。1947年9月，听闻北海有麻风病人需要治疗，他偕夫人林茵和未周岁的孩子林梅溪搭轮船赶来北海赴任，成为北海普仁医院、普仁麻风医院最后一任院长。

他任职后，北海普仁医院抢救了不少危重病人，其中麻风医院收治148名麻风病人。1949年12月4日，在解放北海战斗中，他率领北海普仁医院医护人员救治300多名解放军伤员。1952年11月，人民政府接收普仁医院并更名为北海市人民医院，他任副院长，1955年麻风医院改名“广东省北海市麻风病院”，他又任首任院长，对329名麻风病人实行规范治疗。

这些医者仁心的举动、这些救死扶伤的案例，传遍广东、广西，传到北京，进入到马海德的视野。

北京点将

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52万同胞遭受着麻风病折磨，边远地区的5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不少人患有性病，一些地区因此而人口锐减。对此，国家全力应对。1954年，在北京创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这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从事皮肤病（包括性病、麻风病）基础、临床、防治研究的国家级专业机构。马海德任顾问。

马海德到任后的1957年，卫生部决定组建“云南性病防治工作组”，由马海德任组长，成员从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抽调专家组成。这样，北海市麻风病院院长林怡贤被卫生部点将，成为马海德“云南性病防治工作组”成员。于当年7月随马海德赴云南开展性病防治工作。

1957年7月的一天，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林怡贤与马海德相见了，两位中年男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57年7月18日，在北京参加培训的卫生部云南性病防治工作组成员在北京西山留影，后排右一是林怡贤（林梅溪 供图）

在京的日子，林怡贤与工作组成员一起听马海德授课，马海德把自己摸索的“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青霉素治疗梅毒”等技术与方法传授给林怡贤等人。这些，为林怡贤随马海德赴云南抗疫做了技术准备。

滇南抗疫

1957年7月下旬，在马海德带领下，林怡贤随防治工作组赴云南省性病重灾区弥勒、文山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

弥勒市是“接轨滇中、连接两广”的枢纽，是“出境入海、辐射东盟”的节点；文山苗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东南部，东与广西百色市接壤，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交界，西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毗邻，北与曲靖市相连。如何在这特殊的地理位置内、少数民族众多、语言不通的地方开展性病防治，对马海德、林怡贤等人是极大的挑战。当时，开展工作的法宝就是“紧紧依靠当地干部与向导”，组长马海德告诉林怡贤等要注重同当地的干部、向导搞好关系，他还告诫林怡贤等工作队员要注意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据林怡贤女儿林梅溪口述回忆她父亲与马海德工作实景：每当夜幕来临，在向导带领下，马海德与林怡贤等工作组成员悄悄走进深山密林，追根溯源，普查性病。他们的身影遍布丛林、村寨各个角落，脚步踏进每一个木屋竹房。在工作中，他们与少数民族群众形成血浓于水的感情……有一天恰好遇见阿细人举行“阿细跳月”活动，《阿细跳月》是彝族人庆祝丰收和胜利时的一种集体舞蹈，动作豪放，伴随着男歌手身上斜挎的“大三弦”乐声，马海德欣然入列欢舞，在场的林怡贤是音乐爱好者，不由也跟着哼唱，工作组与阿细人亲密相处，赢得了信任，性病普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在文山少数民族散居区，筛查性病要翻大山、越峻岭，对梅毒患者要一个不漏地进行普查，常常为寻找一个病人要从天亮走到天黑。同时，还要伴以观念的疏导。开始，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抽血化验接受不了，马海德就亲自示范，让医务人员在自己身上抽血，以此来取得群众的信任，林怡贤在旁辅助。行动无声，大爱无言。马海德、林怡贤倾心治疗当地性病举动温暖少

数民族同胞的心，疏解他们的疑虑，开始愿意配合工作组工作了。

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实验，有时遇到水质不好，不能保证血清试验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马海德与林怡贤两人就地取材，做简易的沙滤缸，保证实验用水的质量。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保证了各种化验数据的可靠性。

在云南弥勒、文山等地区蹲点调研 900 多个昼夜里，林怡贤与马海德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勤力同心，并肩作战，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10 月份返回了北京。

海岛普查

1958 年 4 月，中央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带领中央皮肤性病防治队又从北京来到海南岛，开展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北海专家林怡贤又一次被国家卫生部召至，成为防治队一员。林怡贤被马海德指定为防治培训讲师。这对长期从事麻风防治工作又有办校经验的林怡贤来说正用其长。马海德与林怡贤分别为学员授课，见习带教。

有一次，马海德与林怡贤带着学员去海口市秀英麻风病院为患者检查，当时，初次接触麻风患者的学员，怀着恐惧的心理，头戴消毒帽，身穿隔离衣，戴上口罩和手套，穿上隔离靴，全副武装才到病区。五月的海口天气炎热，一身装备密不透风，有一位女学员曾热昏在现场。可马海德和林怡贤只穿一身白大褂，一身普通医生的装扮，甚至连手套都不戴就与麻风病人握手，在给麻风病人做检查时甚至把病人的脚放到自己的腿上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温暖了麻风患者，也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向学员们证实了麻风可防、可治、不可怕。随后，学员们对麻风的恐惧感逐渐减轻，慢慢地都配合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从事麻风防治工作医师寥寥无几。1958 年 4 月，马海德带领着中央皮肤性病防治队从北京来到海南岛，为海南培养一支专业的麻风防治业务骨干队伍，并对海南黎、苗族地区的麻风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防治。图为马海德（二排左六）、北海专家林怡贤（二排左七）、防治队员与当年参加“麻防讲习班”24 名海南岛麻风病防治骨干、15 名海南医专应届毕业生在海南秀英麻风院留影（林梅溪 供图）

当年，黎苗村寨贫困落后，交通不便，工作队员进村寨，只能住在黎族同胞的山间椰林茅屋里，船型低矮的茅草屋又闷又热，晚上蚊子多，虽有蚊帐也难防蚊子叮咬，挥扇驱蚊也难以入眠。尽管休息不好，当新的一天来临，身穿背心短裤，脚穿拖鞋的马海德、林怡贤仍开展麻

风普查。完成一个村寨检查，又转移到另一村寨。



1958年7月，马海德（左）、林怡贤（右）深入海南岛黎族村寨普查麻风病，住深山椰林黎族茅屋，炎热的天气，他们光着膀子，穿着拖鞋在黎族茅屋前砍椰子解渴（林梅溪 供图）

有一次，防治队学员们来到深山中的一个麻风村逐个为患者做检查，马海德发现有几名“叠瓦癣”患者被误诊为麻风而留在了麻风村里。马海德与林怡贤马上为患者会诊，做化验，排除麻风后这几名患者高兴地离开麻风村回家、回归了社会。马海德、林怡贤交流这段经历后，他亲耳听到马海德感叹：“山区多么需要有经验的医师来为麻风病防治工作服务啊！一次误诊，就可能断送一个人一生，甚至全家的幸福。”



1958年8月，林怡贤（右一）、马海德（右二）等在结束麻风普查工作后在海南岛留影（林梅溪 供图）

在乐东普查工作快要结束时，一场台风暴雨袭来，导致公路桥梁被冲坏，汽车不能通行，为了及时转点，马海德、林怡贤等防治队员背着行装，顶着烈日徒步前进，整整走了两天才赶到崖城，深入苗族村寨继续开展麻风普查至8月份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

林怡贤在《林怡贤回忆录》（手稿）中写道：“1957、1958年间先后两次跟随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大夫分别到云南、广东、海南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防治性病，学习马大夫的技术和工作，特别是学习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为中国卫生事业贡献一生的可贵品德。”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林怡贤对马海德真挚的敬仰之情。

津门排险

1964年暑假的一天，林怡贤正在广东湛江旅行，忽接广东省卫生厅急电，通知他参加卫生部组织的防疫专家工作组，要立即赶去天津防疫排险，并被告知这是马海德的推荐。接到急电，林怡贤从湛江乘火车直奔天津。抵达天津后，马不停蹄投身疫情防控战场，到了天津，看

见许多患者上吐下泻、脱水的患者也相继出现。一个叫小站的地方也有人感染。紧接着，与津南郊区接壤的塘沽区又出现病患爆发，西郊区、东郊区也有病例，最后天津市区内的红桥区和河西区也纷纷告急！

防疫专家工作组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及对腹泻患者进行粪便检查和病菌培养后，确认天津市爆发了副霍乱疫情，当时称“2号病”，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林怡贤组织各医疗机构学习有关“2号病”的知识，对密切接触者采取封闭和隔离。对腹泻患者进行粪便检查和病菌培养，全市启动免费接种疫苗。经两个月努力，疫情得到了控制。

林怡贤在天津抗疫中贡献突出，凯旋北京时，受到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接见。当时正值国庆佳节，林怡贤被邀请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国庆大典。与马海德重逢时，马海德表扬他“津门排险，你又立一功”，林怡贤回答：“感谢您的培养和信任”。自此以后北海普仁医院（北海市人民医院、北海麻风院）治疗性病、麻风、霍乱等疑难杂症水平声名远播粤西沿海。